第十四课 启示中使用语言

同学们，我们现在进入到第14课，第14课是上帝启示的时候，他使用的语言，上帝启示的时候，他使用的语言，语言。

我们已经讲过，上帝是说话的上帝，人说话的能力，是上帝借给人或者赐给人的。我们先来讲福音派传统的信念，然后我们回到当代后现代的挑战。

福音派传统的信念是每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意义，就是说上帝启示这段的经文，有他原来的意思。那并不表示说我们人，不论是改革宗的什么派的，不一定我们完全掌握到，但是上帝的意思，是要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原来的一个的意义。

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》第一章第九段是这样说的：只有一个解释圣经的规则是不会产生错误，就是以经解经，所以当我们对任何一处圣经的真实和完整意义有疑问的时候，而每一处圣经只有一个意思，没有多种意思。

圣经不是化是而非，化非而是的，不是。当我们对圣经的真实的有疑问的时候，我们就当查考经文，圣经其他比较清楚的经文，来明白他的真意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不敢说任何一派的神学，完全掌握到圣经全部的意义，可是，圣经是有他原来的意思，神要启示，神要我们知道的意思的，是一个。这个是17世纪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》的宣告。

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当代福音派，1978年《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》是怎么讲的。这个宣言肯定不止四条宣告和否认，后面还有很多，不过我们就来看几条。

，我们确认圣经是神权威的话语，我们否认圣经的权柄是来自教会、传统，或者任何属人的来源。圣经说什么，我们信它，不是因为某某人这么说，不是因为教皇怎么说，不是因为一个宗派怎么说，是因为圣经本身怎么说。

，我们确认圣经是用来管理、管制人类良心的最高成文的标准，教会的权威是属在圣经的权威之下的，我们否认任何教会的信条、会议、宣言，拥有高过圣经，或者等同于圣经的权威。

那你说这个包不包括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》呢？当然包括。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》也好，《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》也好，都是有限的人，在某一个时代回应这个绝对的圣经，不过对我们教会是有用，但是，不是说教会的生存必须。我再说，对教会的成熟有用，但是，不能用来管理人的良心，只有神、神的话才能够管制我们的良心。

，我们确认，整本的圣经都是神恩赐的启示，我们否认，圣经仅仅是对启示的见证。这个就是我刚才说过的，在不同的课里面说过，新正统跟新福音派的看法：

圣经只不过是见证神的话，见证神的启示。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看法：圣经仅

仅是对神的话的记录，对启示的记录，而不是神的话本身。这个是新正统、新福音派的看法。

我们不是这样信的，我们否认，圣经仅仅是启示的见证，因为圣经本身就是启示；我们否认，圣经只有在神与人交汇的时候，才会变成神的话，变成启示。

那这个是新正统的典型的说法：圣经的有效性，是要看我们人类的反应。这个就更加像后现代的各种的解经学术的看法了。不是的，圣经本身就是神的启示。

，我们确认，那按照自己形象造人的神是用人的语言，做为他启示的工具的，神用了希伯来文、希腊文，一点点的亚兰文。我们不承认，因为人受限于被造的本质，以致人类的语言不能够作为传达神启示的工具，更否认人类的文化跟语言因受了罪恶的败坏，以至阻碍了神默示的作为。

你说人的语言只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吗，一个工具、一个容器而已。是的，

是一个工具、一个载体，但是，上帝在永恒计划里选择了要这用这个载体，用这三个：希伯来文、希腊文、亚兰文。所以，人的语言是不足够来阻挡、来障碍神默示，障碍神有效的、清楚的、有权威的传达他的启示的。我的意思是说圣经里的语言。

好了，那现在我们来回到刚才的第一点，我没有讲的，就是后现代的挑战，有人问什么叫后现代？我们这里要处理的主要是后现代的哲学，在解释圣经这方面的挑战。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派叫做解构，解放的解，构造的构，解构主义，而解构主义最重要的、最有名的思想家就是特里达，Jacques Derrida，一个法国的，一个哲学家。

顺便提一提，今年是2008年，中文的书籍方面最近翻译了、出版了一本书，校园出版社出版的，作者是范浩沙，《神学诠释学》，英文的书名是《Is there a Meaning in this Text》，作者是范浩沙，《神学诠释学》。

这本书的意思就是说，它的书名意思是：究竟在这个文本里面有没有一个意义的呢？在这个文本里面有没有一个意义的呢？作者的名字，英文的原名是Kevin J.Vanhoozer，很重要的一本的书，范浩沙，《神学诠释学》，假如你买得到这本书读上那100页的话，肯定会头疼，假如你头疼的话，我就恭喜你，因为你读懂了，这本书本来就是要你头疼的。

让我来解释一下，这个范浩沙，他是美国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系统神学教授，他辞掉了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教席，回到了美国福音派的三一来教书，是一个大喜的、大好的消息，不过他对特里达Jacques Derrida，刚才我说解构主义的大师是特里达，范浩沙他对特里达，我个人的意见是太客气、太礼貌、太感谢了。

现在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解构主义？解构主义的意思有三点：第一点，文本死了，第二点，作者死了，第三点，读者死了。

假如你听了第一次有头疼，不明白的话，不要紧的，假如第六次明白就差不多了。不过假如我们是下一代的，当代中国的青少年的话，可能你一听就懂的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呼吸的文化的氛围。

文本死了，什么叫做文本死了？The text is dead。文本死了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文本，“文本”的意思就是说：任何能够被解释的东西，任何能够被解释的东西。“文本死了”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文本，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意义的，所以这本书的英文名是Is there a Meaning ，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意义呢？没有的。你怎么解释，那是你的意见；我怎么解释，是我的意见。只有解释，没有意义，意义已经不存在了，固定的意义已经不存在了。

好了，那你说，比方说保罗书信，你去找作者来就好了，啊，不是的，作者也死掉了，什么叫作者死了呢？就是说，保罗写完他的书信之后，他只不过成为众多解释者的一位，他已经不能够再表达它原来的意思了，所以呢，去找作者的原意是不可能的。

你说，我们查考圣经，不就是在找作者原来的意思吗？是的，所以福音派的圣经学者，除非他的信仰立场站定的很稳，不然的话，受到后现代的影响的话，他们是很难做人的。所以，今天福音派的圣经教授们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。

作者死了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是找不到作者原意的，在世俗的学术界里面有一位是特别抗议、抗衡这种说法的，一位学者叫EJ，所以在香港跟华人世界里面，众多位神学教授里面，有一位吴慧仪女士E.J.Hirsch就提出，其实，后现代的学术界里面，也有一些人抗议、不承认作者死掉了。

什么叫做读者死呢？读者死了、我死了的意思就是说：我在读保罗的罗马书，不是我某某人在读，而是我所属于的这个社会里的语言、架构，在读这个文本。请记得文本不仅仅是一本书，是任何可以被解释的东西。那我为什么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会觉得：哦这本书的意思是什么。

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东西，叫这个叫做杯子呢？我也死掉了，读者死了，只有这个社会的语言架构，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杯子，没有什么原因的，这个只不过是社会的习惯，你不喜欢叫这个杯子不要紧，你叫它盆子也可以，你叫它锅子也可以，你叫它做水饺也可以。为什么叫杯子呢？我用英文讲一次，为什么叫Cup因为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在我的脑袋里面起了一个声音的形象The sound of image。英文是cup，中文是“杯”。当你看到这个东西，因为社会的习惯，就让我脑袋里面起了“杯”这个声音，那这个是随意的。你假如，社会说这个不叫“杯子”，叫“锅子”，那我就看到这个小东西，就“锅”就出来了。

好，那“杯子”是什么意思呢？“桌上有一个杯子”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“杯子”是什么意思？哦，不知道，后现代的解构说是：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桌上有一个杯子的“杯”这个字，不是“桌”这个字，“子”这个字，“有”这个字，“一”这个字，“上”这个字，“杯”这个字的意思，跟字典里面所有其他的字的意思都不一样，但是“杯”这个字的意思又跟字典里面其他每一个字都有关系。那你说来说去就是懵懵懂懂，就是要你懵懵懂懂，因为语言，只不过是社会的一个的建构，做出来的。

说下去，语言呢，所造出来的哲学，假如你相信有绝对真理，不论你是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什么教、什么哲学，你总之你相信有绝对真理的话，你就犯了一个大的错误，你就成为一个罗格斯中心主义者Rogge center，就是你是相信宇宙有绝对真理的，那个是大的谎言啦。那，我在解释这个解构主义哈。

其实，所有的哲学就是虚构的，所以这个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毒害，特别要让我们对“语言没有意思”这件事情、“有没有意义”这件事情起一个很大的疑问。假如语言没有意思，只不过是社会的习惯，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原来的意思呢？圣经学者又怎么继续的写解经书呢？

21世纪教会要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，要重新的建立，上帝用语言，希伯来文、希腊文等等，上帝用语言来做他默示、启示的这个工具或者说媒介，是够用的。讲到最后，我们要坚持的是，上帝是语言，这个范围的主。

我们今天只不过把这个问题勾画出来，因为这个可能是需要为我们未来20年，中国跟海外的基督徒继续努力，在这方面要做出回应，要做护教。因为，西方讲这些什么作者死了、文本死了，这些的理论，很快就传到北京跟中国各大大学、校园。

再顺便说一说，这种的解构主义，往往是在文学、艺术、电影批判、建筑学、社会学等等，这些的范畴里面传播的，所以，你假如是读文科、文学，或者电影这些的，或者建筑学，这些的学科的话，很快在大学一年级就会碰到这些的理论。

当时，我十多年前，12年、13年前，在惠顿大学，就是葛培理牧师的母校，我要找一位学生给我归纳一下这一些的文章，他给我写好一个书，在册，我问他你懂吗？他说：当然懂了，我们英文老师就是教这些东西的。所以，不论在基督教的大学、神学院，这种的解构主义，就是对“语言有没有意义”，这种的怀疑，是今天后现代最有影响力、最普遍的一种的学派，我们需要重新的建立上帝使用语言的足够性，他的权柄。

所以，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最后有一段就是，我们引用了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13章第一段里面最后几句话，加尔文是这样说的：上帝跟我们谈话，隐隐约约，含含糊糊的，好像乳母惯于对婴儿谈话一般的，所以“拟人论”的说法并不能完全解释上帝的本性，只不过对他的认识适合于我们的肤浅见识而已，因此，《圣经》不得不将他的崇高性格大大降低，好适合我们的有限的才智。

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假如按照他的智慧的那个水平，来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就听不懂的，所以，上帝跟我们人的讲话的时候，他是迁就我们，用了人的语言，用的人的文化，就好像保姆跟婴孩，“嗒嗒嗒嗒”这样子喃喃自语的，这个叫做“迁就说”，或者“低就说”，就说明圣经是用人的语言，但是这个是上帝的低就，不等于说上帝本身就不懂怎么样很清楚的来表达他自己，上帝为了迁就我们，所用了人的语言。但是，使用人的语言的过程，并没有让上帝的启示含糊，或者是错误，或者是误导，圣经是毫无误导，毫无错误的。

这方面，我再说，需要21世纪的教会作出莫大的努力，在这方面做护教、做争辩、做坚持。

刚才我们说过，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，是要一种顺服他的态度，就好像圣诗有一首是这样说的，它说：开我的眼，使我看见神的真理为我彰显，求主，赐我那奇妙密钥，使我自由，解我困锁，我今默然，专心等候，唯愿我主旨意成就，恳求圣灵开我的眼，光照引领。

我现在我愿意去钢琴那边，来分享这首的诗歌，这首诗歌很多我们都会了，所以这个就说明，整个守约顺服的心态，就是应用神的话应有的一种的态度，开我的眼。

好，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求天父使我们终生的，顺服你的话，不忘记你主话语的权柄，叫我们在软弱的人中间，用温柔、谦卑的心来分享。但是，不偏离我们对你话语真理的顺服，就让我们真理、爱心并重。也看顾我们的学习，我们的服侍，在这个节期的时间，求主保护我们在路上的、家中的、在节目的、孤独的人的心中，主你做他们的大牧者，帮助我们，继续恩待我们，谢谢你是不变的神，我们的神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！